太平廣記

自二百七十八
至二百八十七

特 1
2967

帙入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八　天都黄　晟曉峰氏挍刊

夢休徵下

張鎰　楚寔　楊炎
竇參　李逢吉　王播
豆盧署　韋詞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楊敬之
盧貞猶子　國子監明經　薛義
鄭光　宋言　曹確
劉仁恭　僖宗　劉禮
晉少主　辛夤遜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璵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帝國圖書館藏

特 1
2967

夢休徵下

張鎰

張鎰大歷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甚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信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寤思中外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面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集異記）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歷中疫癘篤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後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寔所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瑠璃餅大角椀寫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椀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爲范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廣異記）

楊炎

故相國楊炎未仕時嘗夢陟高山之巔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視之見瑞日在咫尺紅光赫然洞照萬里公因舉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氣如熱心目久而方寤覩其手向瀝然而汗公異之因語於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夢登山以捧日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其後楊公周歷清貫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竇參

貞元中相國竇參爲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竒其夢黙而念曰臂者庇也大臣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慼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彊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出閒話錄）

王播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無不罄盡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競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綵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即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時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令求得王公方樽罍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纔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真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爲

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郎并鹽鐵從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爲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擇從中有同者予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兹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三舉後復不第又二舉乃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爲衢州刺史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出傳載）

韋詞

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爲宛陵縣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徵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敬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爲名中少有此敬字者爲得復有李敬言其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其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敬爲固耳即今西帥李公也詞閟夢中之事不洩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勝首初固言嘗夢著朱景衣元和十年已後景甚著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

中外雜出爲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于圓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須禮衣一襲固言所服因褰衣觀其下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出續定命錄）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闕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告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即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却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排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牓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酹而歸（出逸史）

杜牧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

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出尚書故實）

高元裕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晝夢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髣髴儀質甚偉秀士也私異之因援毫以隱語記于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大三落襄刺十年泊開成三年爲御史中丞既逾前夢遂謂夢固虛耳是後出入中外揚歷貴位清望碩德冠冕時流海內傾注佇升鼎鉉祗刺襄乃優賢之舉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南去前夢二十年矣公謂楹上之字無復存也因話其事於都官萃好奇之士往詣求焉自公題記後廨署補葺亦屢矣而毫翰煥然獨存非神靈扶持而明徵于今日邪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襄之十乃二十年

矣何陰隲之顯晦徵兆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出集異記）

楊敬之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使戴江西應舉時敬之年長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牓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彩時搜訪草澤方急雅在選中遂詢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誡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于逆旅有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啓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於此哉遂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朗矣與之語詞氣安

詳終闔其文體理精與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儻居楊公令壽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與之朝夕同處是各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鼻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痛嗟駭捜囊篋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辦歸骨闗閒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者有夏首將關送于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題名咸以族望題畢楊閑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出唐闕史）

盧貞猶子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叅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氏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項上髪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興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繡儀衞四合眞天子大駕軍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錄王府屬吏盧以例不拘常調格遷叙自是稍稍興起釋教寺宇僧尼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接夢中所謂本師蓋叅軍事府王近師弟子故以爲眞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出宣室志）

國子監明經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夢倚徙于監門有

一人負衣囊訪問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上第（出酉陽雜俎）

薛義

秘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秘者爲桐廬尉義與叔母韋氏爲客在秘家久之遇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深憂夜夢一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瘧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呪授韋氏呪曰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即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瘧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娘亦當患瘧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呪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廣異記）

鄭光

淄青鄭尚書光會昌六年春夢自御牛車車中載瑞日光燭天地自執轡行通衢中俄而驚寤且奇歎後月餘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書淄青節度果契前夢（出宣室志）

宋言

宋言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云宋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之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也時京兆尹張毅夫以馮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爲第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及李潘舍人放牓言第四人及第（出雲溪友議）

曹確

曹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髮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云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夢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出北夢瑣言）

劉仁恭

梁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焉（出北夢瑣言）

唐僖宗

僖宗自晉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碁一夕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碁凡所指畫皆出人意（出補錄紀傳）

劉檀

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内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

御史內供奉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與杜充奏擬無別是時劉方閑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果徵夢焉（出玉谿編事）

晉少主

開運甲辰歲暮冬晉帝遣中使至內署宣問諸學士云朕昨夜夢一玉盤中有一玉椀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瑩可愛是何徵也宜即奏來承旨李愼儀與同僚併表奏賀以爲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盤盂者乃守器之象爲吉夢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閑話）

辛夤遜

孟蜀翰林學士辛夤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峰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須出佐理當代夤遜夢中拜請法制則與申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夤遜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輕健年逾從心猶多著述又夢掌中草不脫後來內制草數年復掌選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師怡神論中仙方盡可驗矣（出野人閑話）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徧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旣寤徧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乃謂

ガラス使用

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出稽神錄）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既瘥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歛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爾疾愈（出稽神錄）

王輿

僞吳鄂帥王瑱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隋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果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瑱仗劍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瑱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瑱無傷因歎曰流星正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出稽神錄）

謝諤

進士謝諤家于南康舍前有谿常遊戲之所也諤爲兒時嘗夢谿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

裴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出稽神錄）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于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爲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蔲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錄）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于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曰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爲部將李瓚屯兵于法雲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瓚因彊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瓚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出稽神錄）

毛貞輔

僞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九　天都黄　晟曉峰氏挍刊

夢咎徵

蕭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雲　李叔霽　李愬
薛存誠　李伯憐　張瞻
于菫　盧彥緒　柳宗元
衛中行　張省躬　王惲
柳凌　崔暇　蘇檢
韋檢　朱少卿　覃隲
孟德崇　孫光憲　陸涓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蕭吉

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爲善徵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爲妄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illegible]耳（出大業拾遺記）

侯君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唤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出酉陽雜俎）

崔湜

唐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齎敕令湜自盡（出朝野僉載）

李林甫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出談賓錄）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古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載）

[illegible]

召皎

安祿山以誅君側爲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送又恐他日祿山見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罪狀忽有忠言亦當送之乎所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驛廳上繩牀恍然如夢忽覺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已雖被捶搜廳上復有一人短帽紫衣來云此非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逆徒尋而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寸扁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見賊將出乾貞乾貞介冑而立即前牀間所夢者也遂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撲殺手乃始至嚴莊遽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乾貞方問其姓云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出廣異記）

李捎雲

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爲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齒漸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出廣異記）

李叔霽

監察御史李叔霽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有名當代大歷初叔霽卒經歲餘其妹夫與仲雲同寢忽夢叔霽相見依依然語及仲雲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絕歡會無由正當百年之後方得聚耳我有一詩可爲誦呈大兄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數年仲雲亦卒（出廣異記）

李愬

凉武公愬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凉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性又少及隨道士信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國猶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憩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出續幽怪錄）

薛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暮復亞臺長憲閣清嚴俗塵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閑曠之思及驄

吟曰捲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月閣吏因晝寢未熟髣髴聞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閣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宦臺本非僧侶奈何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峰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俗人言意涉近俗諦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閣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續玄怪錄）

李伯憐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抒思曰凡顛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出酉陽雜俎）

張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卒數月矣（出酉陽雜俎）

于堇

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堇堇言松邱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後二人俱卒（出酉陽雜俎）

盧彥緒

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涸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誌云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爲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開之吉啓之凶又有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出廣異記）

柳宗元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于柳州焉（出因話錄）

衛中行

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祕書郎韓皋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駮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出酉陽雜俎）

張省躬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大和八年省躬晝寢忽夢自言當家名垂與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

邊錄其詩數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王惲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詰之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聞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住揚州其子住太平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出酉陽雜俎）

柳淩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淩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鏹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出酉陽雜俎）

崔暇

中書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續女李爲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郃南勾當障車後郃南因睡忽夢崔妻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嘏在牀東女執紅牋題詩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嘏妻卒（出酉陽雜俎）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止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牋翦數寸而爲詩曰楚水平如

鏡周迴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詩成俱送于所臥席下又見其妻管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視篋中紅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岳已來捨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夢小青云瘞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于北岸乃遇一新塋依夢中所約瘞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日謁其塋乃瘞小青墳之前也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聞奇錄）

韋檢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痛悼殆不勝情舉酒吟詩悲惋可掬因吟曰寶劍化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牎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曰某限於修短不盡箕帚涕淚潸然當有後期今和來篇曰古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煙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怏悵後更夢姬曰卽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迴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鳧也變灰後果卽世皆符兆（出抒情詩）

朱少卿

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于成都因寢於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寐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卽同少卿卽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

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領取朱䙡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躑躅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也（出王氏見聞）

覃隱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隱夢與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備體子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爲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鍼話之鍼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叶豈非同夢乎因共祕之劉公其日果吟感懷詩十韻其一首曰昨日方髽髻如今滿頷鬚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潛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出野人閒話）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貴族脫略傲誕嘗太廟行香攜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封璉戲之曰九十字乃是行書卒字亞卿其非吉徵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閒話）

孫光憲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夢在渚宮池與同

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勗見召上橋投以筆硯令光憲指撝發軍仍遣廳頭二三子隨徹光憲不欲保融遥見逡巡有具櫜鞬將校列行候命次見掌節吏嚴光楚擎節而前趨于擇兩黑物其一則如黑漆籜而光其一即尋常鞭也謂光憲曰某曾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令果尋獲也良久夢覺乃曰說于同僚踰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具帖子取處分創節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判之墨者陰黑之物節而且黑近於凶象即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出北夢瑣言）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特蒙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入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有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寤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嗟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昔常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唯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

葬子泊墓之北云（出稽神錄）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授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爲句唯記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從事建業卒葬于吳大帝陵側無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廣異記）

王瞻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出稽神錄）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涇州刺史既而爲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邢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　天都黄　晟曉峰氏校刊

鬼神上

煬帝　豆盧榮　楊昭成
扶溝令　王諸　西市人
王方平　張誂　麻安石
閻陟　劉景復

煬帝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廚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夔見煬帝大叱云何因輒將我書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於陜州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没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見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存之日愛惜書史雖積如山郎然

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猶懷愛悋按寶厯新書者並大業所祕之書也（出大業拾遺）

豆盧榮

上元初豆盧榮爲溫州別駕卒榮之妻卽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辟葉辟葉內屬其王卒公主歸榮榮出佐溫州公主隨在州數年寶應初臨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夢一人被髮流血謂曰溫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及覺說其事公主云夢想顚倒復何足信須臾而寢女又夢見榮謂曰適被髮者卽是天人令爲陰將浙東將敗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無徒戀財物女又白公主說之時江東米貴唯溫州米賤公主令人置吳綾數千匹故戀而不去他日女夢其父云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艱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輕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出廣異記）

楊昭成

開元末洛陽賈氏爲廣漢什邡令將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東七里其妻段氏馬驚墮阬而死卽殯於山中經兩載弘農楊昭成爲益州倉曹之廣漢曉發其妻賈氏忽於馬上而寐向後傾倒昭成自下馭馬頻呼問猶不覺將至白土方寤云向夢有一婦人衣綠單裙白布衫年可三十容色豔麗來控我馬悲啼久之自稱段姓是什邡賈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見留山中孤魂飄泊不勝羈獨夫人後若還京我有兄名某見任京兆功曹可相爲訪令收己魂歸於故鄉深以相囑言訖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夢問店

者唐人云賈明府妻墳去此六七里墜坑而死殯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婚未與夢相類昭成深異之因記其事後奉入京尋其段族具爲說之段氏舉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靈異記）

扶溝令

扶溝令某壽者失其姓以大歷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壽遇問其地下罪福壽曰吾生爲進士陷於輕薄或毀讟詞賦或詆訶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每日送兩蛆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痛苦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畢方得托生近以他事爲閻羅王所糾[illegible]徙狼藉爲人所笑可作一襯與我婦云無物可作壽曰前者萬年尉盎文立將二絹來何得云無兼求鑄像寫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出廣異記）

王諸

大歷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籌左綿等事盈並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某留撫養所惜慇懃不欲託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感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纁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于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南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舅勵曰吾小女竟柔欲與

ガラス使用

汝爭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鏗與諸江陵下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鏗方買一宅修葺停午諸忽夢陳氏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鏗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龍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鏗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鏗與諸偶坐方話其事其夜二人夢復如前鏗甚懸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爲其兒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喑嗚而卒諸亦湯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廂見一女人姿狀即陳氏也諸流輈久之其婦又懸懇瞻矚問僮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爲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屍于積過鄂州廻易小將梁槃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甦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槃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疑負崔氏之冤入羅浮山而爲頭陀僧矣（出乾臊子）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夢見爲人所錄至府縣衙府甚嚴使人立於門屏外遂去亦不見召唯聞門內如斷獄之聲自屏隙窺之見廳上有貴人紫衣據案左右絲褰執案簿者

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鏁項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請之狀言詞至切其官低頭視事了不與言良久方謂曰君合當此事帝命已行訴當無益泚辭不已乃至泫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開東廊下二院閽闢鏁之聲門內有三十餘人皆衣朱紫行列階下貴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貴辭之何益此人視之乃李尚荂駱之輩也諸人復入院門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貴人問左右曰是何時事答曰十月又問何適而可曰奉天如此詰問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復出謂百姓曰誤追君來可速歸尋路而返夢覺話於親密其後事果驗也（出原化記）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篤方平侍奉藥餌不解帶者逾月其後侍疾疲極偶於父牀邊坐睡夢二鬼相語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爲入一鬼曰待食漿水粥可隨粥而入既約方平驚覺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餅於其下候父嚥乃去承指粥入餅中以物蓋上於釜中煮之百沸開視乃滿餅是肉父因疾愈識者以爲純孝所致也（出廣異記）

張詵

張詵於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謁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且喜以爲上將用我即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十餘爲騶殿者詵甚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右吏甚多再拜於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譁闐咽於路槐影四

靄煙冪邈遥城之西北數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整巾笏中使引入門兵士甚多見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崢嶸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數十具甲倚劒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戴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可於禮乎中使笑曰吾君寛無懼耳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悸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乾陵令及兄所經歴皆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戴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列聖真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出宣室志）

麻安石

麻安石唐貞元中至壽春謁太守楊承恩安石在道門習學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台得旌節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愼宋州劉公逸壽州楊公淮並加散騎常侍

後安石忽夜夢壽州子城內路西院中殿內見戴冠幘神人乘白馬朱尾鬣稱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楊承恩無節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問人此乃宋武帝昇壇拜將處有記見在安石檢解夢書言見戴冠幘神與人言者善惡如其言遂再三懇辭暫歸山是月離壽州後楊公風疾罷歸朝果驗也（出羊異集驗）

闞陟

闞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寢輒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席我兒明日來迎已喪終天永別豈不悵恨今有錢百千相贈以伸允眷言訖令婢送錢于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果有百千紙錢也（出廣異記）

劉景復

吳泰伯廟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輿女子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糺合其徒以綃畫美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謂劉生曰適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

一盃與歌逡巡酒至弁獻酒物視之乃適箱中祖筵者也生飲數盃醉而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逤發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颸颸鬼泣神悲低悉窣側腕斜挑掣流電當胸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蹔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谷唐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既成劉生乘醉落泊草扎而獻王詩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妬色形於坐王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首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出纂異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　天都黄　晟曉峰氏校刊

鬼神下

李進士　侯生　袁繼謙

邵元休　周譪　鄭起

朱拯　韋建　鄭就

夢遊上

櫻桃青衣　獨狐遐叔

鬼神下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記名嘗夢見數人云追隨去至一城入門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牀角忽有一人持杖擊己罵云何物新鬼敢坐王牀李徑走出顧之門內

傳聲王出因見紫衣人昇坐所由引領入王問其何故盜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與他賣馬合得二十七千汝須臾取三十千此非盜耶須臾見緋衣人至爲李陳謝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錢還耳王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更追對李既覺爲夢是誕事理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驗兢以白李李親至其所問云何物小人誑惑諸下磨鏡者怒云賣馬竊貲王令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錢王即追君君何敢罵國士耶李驚怪是夢中事因拜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死錢無還[illegible]磨鏡云但施貧乏及散諸寺云爲亡妹夫施則可矣如言散錢亦不追也（出廣異記）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甞夕夢黄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靑衣危冠方屨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凡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甞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

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寃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寤而悟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于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爲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爲伯舅見念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出宣室志）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爲兗州推官東鄰即牟城都校呂君之第呂以其第卑湫命卒劚子城下土以培之劚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夢乘馬自子城東門樓上有人迮意請推官登樓自稱子城使也與袁揖讓乃謂袁曰呂君修私第而劚子城之土此極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雖忝賓僚不相統攝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處置不一年呂公被軍寨中追之有過禁繫久而停職其宅今屬安氏張沆嘗借居之（出玉堂閑話）

邵元休

晉右司員外郎邵元休嘗說河陽進奏官潘某爲人忠信明達邵之善曾因從容話及幽冥具惑其眞僞仍相要云異日吾兩人有先物故者當告以地下事使生者無惑焉

ガラス使用

後邵與潘別數歲忽夢至一處稍前進見東序下帟幙鮮華乃延客之所有數客潘亦與焉其間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觀見潘亦在下坐頗有恭謹之色邵因啓大僚公舊識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須命茶應聲已在諸客之前則不見有人送至者茶器甚偉邵將啜之潘即目邵嚬身搖手止邵勿啜邵達其旨乃止大僚復命酒亦應聲而至諸客之前亦不見執器者罇斝古様而偉大僚揖客而飲邵將飲之潘復嚬身搖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飲大僚又食即有大餅餤下於諸客之前馨香酷烈將食潘又止邵有頃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辭潘白大僚曰某與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頷而許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頃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問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詳大率于入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辭而去及寤因訪潘之存歿始知潘已卒矣（出玉堂閒話）

周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與同門生烟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爭財紛訴列于訟庭慨此爲鑑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郢一夕周校夢見揮霍告訴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爲異物矣非在通衢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歸來略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不旬日凶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産戒子辭妻言善意勤殆

一月而去不復再來（出北夢瑣言）

鄭起

進士鄭起謁荊州節度高從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意甚不平比夕又夢起異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覡祈謝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鄭生隨計嚴光楚愛其宅有少竹徑多方而致之纔遷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職竟不知其故（出北夢瑣言）

朱拯

僞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州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頃之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數（出稽神錄）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統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覩其像即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云（出稽神錄）

鄭就

壽春居者鄭就家至貧常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己曰可與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出稽神錄）

夢遊上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飡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衣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敘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席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見有在城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

ガラス使用

爲兒必取高第及牓出又登甲科授秘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敕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眞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娶後至是經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迴遑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并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矣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旣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

ガラス使用

如晝繫驢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墻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于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牀席牙盤燭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斥逐乃潛伏屛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袱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眞是妻也方一見少年舉盃矚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强置於坐也遂舉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陛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亦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驚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卧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玩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凶暴者數十輩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墜因遂驚魇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一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二　天都黄　晟曉峰氏校刊

夢遊下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

夢遊下

元稹

元相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寺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

（事補）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聞於醫曰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出酉陽雜俎）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發卷視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玩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彎弓狀以示鳳既罷美

人低頭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忘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公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洎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異聞錄）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宮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殊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祗承分

ガラス使用

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嘗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中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附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

問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出異聞集）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學詩書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筯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遶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

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遂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闈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遺是夢中遊愁迷故闈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闃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其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孥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也（出纂異記）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窻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窻側栢葵花宛若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出北夢瑣言）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門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爭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兄弟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出聞奇錄）

韓確

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樹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奴僕有頃眞礁剸之苦若脫虞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二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三　天都黃晟曉峰氏校刊

巫
師舒禮　女巫秦氏　楊林
來俊臣　唐武后　阿來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來婆　勤曾　阿馬婆
白行簡　許至雍　韋覲
厭呪
高駢
厭盜法　雍益堅　朱居士

巫

師舒禮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常謂巫師爲道人初過冥司福舍前土地神問門吏此云何所門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禮師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千百間屋皆懸簾置榻男女異處有念誦者唄唱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名以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見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禮禮怖走出神已在門外遂執禮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應重付吏牽去禮見一物牛頭人身持鐵叉提禮投鐵牀上身體燋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極冤楚府君問主者知禮壽未盡命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淫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出幽明記）

女巫秦氏

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岳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焉（出述異記）

楊林

宋世焦湖廟有一栢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

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牀愴然久之（出幽明錄）

來俊臣

唐萬歲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星月呪詛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證二子自巫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蘊慝崇姦構虛成實埳土用血誠伊戾之故爲擿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出朝野僉載）

唐武后

唐武后將如洛至闕鄉東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採樵者所苦聞大駕至故來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荊棘森然（出國朝雜記）

阿來

唐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幷將昏鏡以照人令其迷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逆韋之輩爲之也（出朝野僉載）

雍文智

唐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酆王葬日葬官人路見鬼師雍文智詐宣酆王教曰當作官人甚大艱苦宜與賞緋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賄賂驗遂斬之（出朝野僉載）

彭君卿

唐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檢校去卻巾帶即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

ガラス使用

若不合有赦且放邦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出朝野僉載）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塡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個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卑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出朝野僉載）

來婆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塡門浮休子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出朝野僉載）

勤會

唐勤會任魏州館陶縣尉救捕妖書人王頃縣界藏失敕史蔣欽緒奏請一百日捉不獲與中下考其時限已過牛有巫云少府必無事不用過憂後遇按察使邊冲寂奏奉敕邦奮敕史曹勤俸會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

無時其時遣入分捕王直不得又有目者云至某月某日必獲王直反縛送來果有人於相州界捉得別一王直以月日反縛送到推問迺[illegible]不是畜妖書者遂却放之（出定命錄）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鬛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勅阿馬婆敕神先歸帝至廟見神櫜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栢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嶽封爲金天王帝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濶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壯麗鐫琢精巧無比倫（出開天傳信記）

白行簡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塚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餗飥者行簡餒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兒使者使持一小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爲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爲祟可速作餗飥取酒逡巡陳設巫者拜謁三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惡之後旬日而卒（出靈異記）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

閑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於庭前撫琴玩月巳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閑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爲士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爲不知召得否如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爲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洒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內東隅趙生乃于簷下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粧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尚佛經呼爲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

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與爲者亦已盡得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即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攜手却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盧求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出靈異記）

韋覲

唐太僕卿韋覲欲求㝎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覲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覲不知其詐許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醮席既得手書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意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時崔僕充京尹有府因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獲明其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獄吏加之罪懲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播州司馬（出雲溪友議）

高駢

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曹善自爲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

ガラス使用

四枚片中以異於汝矣及遭畢師鐸之難與諸甥姪同坎而瘞焉唯駢以舊氈苞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披桎口貫長釘背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爲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爲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亂志）

厭呪

厭盜法

厭盜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廩鼠不食稻以塞埳百鼠種絕（出酉陽雜俎）

雍益堅

唐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以恐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陽雜俎）

宋居士

唐宋居士說擲骰子呪云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滿十萬遍彩隨呼而成（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四　天都黄　晟曉峰氏校刊

客隱遊　天壽國道人　蕃胥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眕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龍　陽羨書生　侯子光

客隱遊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出賈子）

天壽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喜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眞人矣尸羅噴水爲雰霧闇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雰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胷上而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出王子年拾遺）

騫霄國畫工

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羣物之象刻石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以年月工人以絹畫地方寸之內寫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得作目作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能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澤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眼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皆無一眼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遺）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出搜神記）

扶婁國人

南垂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輿雲霧小則入纖毫綴金玉毛羽爲衣服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爲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爲虎口中生人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佳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宋代猶學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絕乃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耳（出拾遺錄）

徐登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枯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殺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經）

周眕奴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

悉如貞虎鄉人周畛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旣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去我欲有所爲如其言旣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越哮吼甚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之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旣喚醒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隻雞一斗酒受得此法（出貞祥記）

趙侯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頳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作地獄四面爲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臟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屐因仰頭微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杯向日即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着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出異苑）

天竺胡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有幻術能斷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舌先吐以示衆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燒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半猶在旣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視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

ガラス使用

畢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鞠道龍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能乘龍御虎佩步金爲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厭之術既不行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出西京雜記）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饌殽海陸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仍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戲調甚久聞書

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彥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出續齊諧記）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氏依鄜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綏竺龍謹諶謝樂等衆聚數千於杜陽山稱大皇帝改元龍興立官屬大將軍鎮西石廣斬平之子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如生（出錄異記）

ガラス使用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五　天都黄晟曉峰氏挍刊

宋子賢　胡僧　祖珍儉
葉道士　河南妖主　涼州妖主
明崇儼　劉靜妻　鼎師
李慈德　葉法善　羅公遠
北山道者　東明觀道士　東巖寺僧
荊術士　梵僧難陀　太白老僧

宋子賢

隋煬帝大業九年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佛出世又懸鏡於堂中壁上畫爲獸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其鏡遣觀來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輒告之罪業當更禮念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

聚數千百人遂潛作亂事洩官捕之夜至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其將曰此地素無坑此妖妄耳及進復無火遂擒斬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胡僧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飛騎中取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所擊便不復蘇矣（出國朝雜記）

祖珍儉

唐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小甕於梁上以刀斫之繩斷而甕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甕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五段水甕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臼水凍呪之拔出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糺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彩不撓（出朝野僉載）

葉道士

唐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肉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出朝野僉載）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猪羖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爲妖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妖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

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僉載）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禱曰妖主以利鐵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妖所乃拔釘一無所損卧十餘日平復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明崇儼

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帝試之爲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出朝野僉載）

劉靖妻

唐蜀縣令劉靖妻患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文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别時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内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儼獨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蹤緒或以爲儼役鬼勞苦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載）

鼎師

唐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

ガラス使用

試之以銀甕盛酒三斗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卽令以銀甕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卽竭則天欲與官鼎曰情願出家卽與剃頭後則天之復碎也鼎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瘢時人莫測（出朝野僉載）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爲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爲鎗纏被爲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閹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爲容以厭而喪（出朝野僉載）

葉法善

唐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並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褁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出朝野僉載）

羅公遠

唐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遂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門外不覺須臾

在遂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出朝野僉載）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令乃移牀近己夜而伺之聞牀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出紀聞）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開天傳信記）

東巖寺僧

傅陵崔簡少敏惠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變化唐天寶二載如蜀郡郡有言道者遇簡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為簡問所欲乃曰繼代有女未嘗見

人闔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藴非常之術願知所捕瞑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即於別室夜設几席爇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呂生伏劍於戶若胡生來可執之求女愼無傷也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頃聞風聲拔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願王所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上人每日以呪水取人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簡俯伏不敢動簡劍步於壇前神兵忽隱即見金剛駭矣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猪頭人形著豹皮水褌云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踞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詐呂生忽於戶間躍出執而尤之僧迫不隱即曰伏矣貧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歸之無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豈望乎願令聖者取來俄頃見猪頭負女至寘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爲桃湯洗之即醒遂自陳云初睡中夢一物猪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淩問何處乃云天上也便禁閑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猪頭又至云崔眞人有命方得歸然某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巖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門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可十里有餘耳（出選幽記）

荆術士

唐大歷中有荆士從南來止於陟圯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惟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出酉陽雜俎）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襧襠巾幗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謂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腔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迷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頭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

ガラス使用

之（出酉陽雜俎）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陽路氏子性好奇少從道士遊後廬於太白山嘗一日有老僧叩門路君延坐與語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奧之樞徒爲居深山中莫若襲輕裘馳駿馬遊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寧能與麋鹿爲伍乎路君謝曰吾師之言若眞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何爲張虛詞以自炫耶僧曰請弟子觀我玄妙之蹤言訖卽於衣中出一合子徑寸餘其色黑而光旣啓之卽以身入俄而化爲一鳥飛沖天（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五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六　大都黃　晟曉峰氏挍刊

張和　胡媚兒　中部民
板橋三娘子　關司法　長樂里人
陳武振　海中婦人　畫工

張和

唐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們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椀卽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和扣門五

穴有兀髮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交鬟擢鬢縹然神仙乃爲舞迴風歌落葉之曲復有一姝淡粧素服亦殊色也進奉巨觴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起騎從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已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頸將贍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騎他去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闌妓自持鍤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陽雜俎）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

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馬驢入之瓶中見人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至將他物往且謂官物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淸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出河東記）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畤過中部縣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曰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邪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値君某遭羅織罪與君素無讎隙奈何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恥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於是昏昏幾一月乃縛出之使人蹙頞鼻額援捩支體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蓄之爲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爲御史出按靈

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姧宄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變改人者數世矣（出獨異志）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

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廂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廂中卽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

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關司法

鄆州司法關某有傭婦人姓鈕關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關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關妻男常與鈕婆孫同戲每封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旦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不平也關妻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故以衣

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鉦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關妻又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鉦婆曰審不同某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內於裙下著地按之關妻驚起奪之兩子悉爲鉦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郎同矣關妻大懼郎與司法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復本矣關氏乃移別室居鉦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關氏頗厭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下以钁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妻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適盡鉦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戲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關不得已將白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關司法已見使言說形

狀無異關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關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祈鉦婆涕泣拜請良久漸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數十年尚在關氏之家亦無患耳（出靈怪集）

長樂里人

唐寶曆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苦次骨食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所爲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輙土若祝可傳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陽雜俎）

陳武振

唐振州民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爲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

庫數百先是西域賈漂舶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呪術俗謂得牟法凡賈船經海路與海中五郡絕遠不幸風漂失路入振州境內振民即登山披髮以呪咀起風揚波舶不能去必漂於所呪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討使韋公幹以兄事武振武振犀象入公幹之室亦竭矣（出投荒雜錄）

海中婦人

海中婦人善厭媚北人或妻之雖蓬頭傴僂能令男子酷愛死且不悔苟棄去北還浮海蕩不能進乃自返（出投荒雜錄）

畫工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出聞奇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六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七　天都黃　晟曉峰氏校刊

侯元　功德山　襄陽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婦人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巋然若廈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絶石砉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自可於吾法中取富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淸朗田疇砥平時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横溪碧湍流沓鴛鷺泝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簷楹階砌皆

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復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惷愚至是一聽不忘叟誡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而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旬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其家人言之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朞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旌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因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潯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甚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柳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徑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

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心抑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里焉（出三水小牘）

功德山

唐巢寇將亂中原汴中功德山有祆僧遠近桑門皆歸之至於士庶無不降附者能於紙上畫神鬼放入人家令作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晝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之又畫紙作甲兵夜夜於街坊嘶鳴騰蹀城郭天明即無所見又多畫其犬焚祝之夜則鳴吠相咬齧於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賄之即悄無影響人既畏其術趨術者愈衆又滑州亦有一僧頗善祆術與功德山無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令王鐸鎮滑臺遂下令曰尚無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至于諸營軍開啓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遂牒汴州諸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鈸迎至衙赴道場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餘并令散赴諸營懺悔洎入營悉鍵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酋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咸命誅之（出王氏見聞）

襄陽老叟

唐并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臥漢水濱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君君

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愼勿以女子爲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刃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木造一[illegible]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此倫旣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即厚以賂遺遺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恵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爲荅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千里之外也枚旣嘗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隻唯未成其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飛爾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但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出瀟湘記）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挈歸洞穴或鬪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厭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勲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櫥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盃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竊而窺之歡矣能則自簾帷之

前躡而去又或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覩之或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祅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笮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欵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出王氏見聞）

蜀都婦人

元和子嘗因暇日出蜀郡東郭門見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婦人衣布襦拜於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將加歐擊婦人乃去傍江岸佇立四顧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視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牽拽飄然而逝直抵大岸應時粉碎財貨悉皆溺于水二人大駭疑婦人所爲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閒話）

特1
2967

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七